

三年瑣憶

前天聽說去年暑假有位新生在到院註冊時，因看到我們的校園風光而落淚，不禁使我想起我們入學時的光景，當時如果換了他，一定可要昏倒了。記得當時，從三張犁問路，來到這圓拱式的大門，迎接我們的，竟是一片水田，和遠遠並立的三座鋁板平房，以及最近剷除了的一片「鐵樹」。然而我知道我為什麼進來了，我是慕名而來，立志而來，我要跟隨名醫來學習，特別要親眼體會令人欽佩的創校精神，引為模範，作為我投身人羣的開端。

這個想法，帶給我一生最大的收穫。使得我在北醫三年的生活，成了一段燦爛不能磨滅的時光。三年的生活不但是多彩多姿，更且嚐到了一切的真、善、美；非但得到最豐富結實的學識，更慶幸的是，遇到了恩師，知己，偉大的創校前輩，飽學的教授，可貴的朋友，看到了創業中艱辛奮鬥的歷程。這其間，我不由自主地關心北醫所有的動態，我發覺我的生命已全屬北醫，而竟自命是北醫的精神董事。

想起一年級的時候，同學總共不到二百人，生活的範圍只有三個教室，周遭盡是綠油油的一片。那時的中午，我們總愛橫過田間小路，往山腳下去散步，採着山花，吹着口哨，尋求山野的清趣。體育課時，老師也是帶着我們跑向後山，爬上山顛。不久，蓋好育樂中心，大家才增多一處打乒乓，下圍棋的場所。記得校慶的時候，學校舉行師生中午會餐，大家吃得津津有味。餐後我們在暫時整理出來的排球場（原址為現在種茶花杜鵑花的圓環左隣）舉行排賽，那時我們啦啦隊大喊大叫的助陣，搞得頂够勁哩。如今取出照片回憶，蠻有一股溫馨的滋味。至於課堂內的記憶，更是清新。微積分的黃教授總是騎着老爺車準時來到，上得講台，笑咪咪地取下 Concave downward（半橢圓帽），然後說聲“Strip”脫下外衣，拿起粉筆。中國近代史周教授說過的「移心術」，「太平天國」和「趙氏孤兒」，音容宛在。禮拜天上午我們會到萬教授府上聽授「左傳」，觀賞他的詩文和一手蠅頭小楷。星期五晚間，我們常到陳老師府上，練習英語和欣賞音樂。記得化學還真是艱深的一門，董教授揮汗

講解，黃講師課後更是殷勤的指導。這一年的一切，使我們在正課之餘，獲得了很多生活的情味和寶貴的人生體驗。

很快地，漫長的暑期到了。有些同學「again」去了，我們的陳主任教官偏偏就選上聯考那天，「洞房花燭」，溜過了我們一杯喜酒。這件事還成了當時「藥乙暑期通訊」的頭條新聞呢。暑假的前期，我們在台大醫學院作化學實驗，其後期我們常約集到處遊玩，去過八里、八斗、關渡和烏來。真是快樂。

二年級來臨，學校在建設上進了一大步，「輕便車」來往在後山和水田之間，二幢三層大樓也平地而起，從此我們擁有最佳化學實驗室。二年級的功課相當緊張，各科像一堆堆的浪潮，一起湧上，令人應接不暇，而以「有機」一門，來勢最為厲害，一直到寒假，還受到冷酷的浪花的襲擊呢。生理學是比較有興趣的，我們在彭教授和黃教授的教導下，學到了很多東西。從組織學的切片，我才真實領悟到一一生物是由細胞構成的。談到看切片，耳中不禁響起顯微鏡考試時緊張的鈴聲。對於解剖學，不知為何早就心存戒備，果然第一堂骨學下來，「姊姊，小姊姊」們就拉了一大串丁字兒向我們賣弄，真叫人不敢領教。所幸時間一久，混得慣了，便連「她們」的心也都握得住了。我們人體解剖實習是在一個磚造古屋進行，該屋現已不知踪影，遺跡在現「形態學大樓」對面。我們在余教授，蔡教授、曾講師細心的指導下動剪運刀，只可惜當時正值入夏，屋子又小，加上屍體浸的刺鼻的藥味，害得我們動不動就流淚流汗，可够辛勞。記得當時我做腹部，最後取出會陰肛門這一部份時，曾費了九牛二虎的力氣，後來拿到水池去洗直腸，擠出了好多「米田共」，害得我作嘔了三天，既使現在，仍覺噁心。至於生化課，盡是名牌教授，董教授的新陳代謝篇，林教授的酵素篇，黃教授的維他命營養篇，把我裝得一個頭兩個大，雖然受到問鼎諾貝爾獎的誘惑，可是考試一到，應付之不及，那裡想到美夢？另外院長所授的「荷爾蒙」，由於他幽默的連珠笑話，使人在緊張的筆記中有了了解倦的機會，比如他說：

「這個本來漂亮的「瑪姬」，因為……變得這麼肥胖難看，所以……而鬧出……」引得同時哄堂大笑。

這一年，雖然悠閒的時間少了，可是課堂裡可多樂趣，並且這一年我結識了更多朋友。其中特別是受到恩師的栽培，和獲得知己之交，使我平凡的生命，掀起了萬丈波瀾，自此揭開了珍貴的，有生命的新頁。

二年級寒假，我增多了一項寶貴的經驗，那就參加勞軍團飛往金門前線，乘砲艇開往大膽島。暑假裡，我溜到台大參觀黃教授實驗「蛙心單一細胞刺激」的工作，並做了幾天兔子子宮收縮實驗，瀏覽之間，獲益雖淺，倒也很有意思。

第三年終於到了，我們近漸覺得，在北醫，不只是求智之所，這裡可真是一個大家庭，大家充滿着友愛的感情，因此爲了歡迎新同學，我和十幾位同學還組成了新生服務隊，爲他們訂便當，播放音樂，最後還來個餘興，特請民謠歌唱家李安和先生獨唱、教唱，咸感興高采烈。

這一年形態學大樓竣工，我們在階梯教室上課，在六實習室看病理切片，作細菌實驗，找寄生虫卵。我暗中把這情景，和入學時的情景相比，覺得我們學校的發展，何其神速，前途實在可觀。然而更可喜的是，我們的教授陣容。藥理學王教授、李教授、歐陽教授，都是首屈一指的。爲了教授們豐富的教材，雖然我們吃够苦頭，但所得很結實。病理學陳教授特別是腫瘤癌症的專家，他教學時豪氣千雲的朗笑，加上黃老師耳提面命的指導，使我們在緊張而趣味的感覺中，得到很多病理的學識。我們的細菌學教授最多，計有七位，加上助教共有十一。每一位教授都給我深刻的印象，特別是潘教授「好嗎？有懂沒有懂？」的頻頻垂詢，以及他談及

梅毒時，用「最長的一日」打趣的說明，令人難忘。而旅日回國的廖主任，在他的講座中，不時都在振奮我們，鼓舞我們，使我非常感動。此外兩度蒞校的夏大朱教授，他那爽朗的演講，配合夏威夷風光的幻燈，使人耳目一新。診斷學內科許教授非常風趣，他常打趣說的「和病人親熱親熱」，真是詼諧。最近講到「大便」時，他還跟我們說：「吃肉多的人，大便較臭，吃菜的尼姑較香一點。」又使我們爆笑如雷。

這學期每星期三的臨床實習，不論省立台北醫院也好，空軍總醫院也好，最重要的是，我們接觸到了病人。眼看很多未曾思及的疾病，竟是那麼放肆地攻擊着人羣，看患者悲苦的呻吟，劇痛的號叫，失神的面貌，殘壞的身軀，這才深感「着手回春」這四個字深長的意義。醫師的使命太不簡單了，他學的是病，而醫的是人。他需要廣博的學識，富足的經驗，敏銳的感觸，熟練的技巧，更須沉着的耐心和同情心。但是這個對象，又是多麼奇妙的東西呵！

記得院長曾經說過：「當醫生動關人命，民族健康，平日生活一定緊張，因此一定要懂得精神修養，藝術陶冶，才能減少身體疲勞，加強診治效能……」。如今親身體驗，確有道理。因此，我想我對繪畫的興趣，雖在百忙習醫，實也不必廢棄，於是這個學期，我和同好的朋友，愉快地組成了「美的杏」畫社，在課餘之暇，作畫、看畫，倒使塞滿病名，藥名的腦袋，分出了一點潤美的小天地。

北醫三年的生活，真是太豐富了，太值得紀念了，要不是爲這個原故，實在不敢請出這管禿筆，應「綠杏」的徵文，記下寶貴的流水賬，以供自遣。

